

# 闲话手艺人

■孙青瑜

历朝历代，最穷莫过于手艺人，像铜碗铜盆，磨剪子磨刀，剃头削脚者，从古至今很少有靠手艺富起来的。可尽管如此，手艺却一直是穷人的出路和饭碗，作为家长，也总希望自己的孩子学门手艺，并不是指望其发财致富，主要是为了让孩子有一技之长，待自己两眼一闭之时，不至于挂念得合不上眼。说白了，手艺就是一个饭碗，学会了手艺，就等于端住了饭碗，有了保持生命持续下去的基本保证，活得踏实，无论是灾年还是战乱，拿着家伙什逃难，不至于要饭。

手艺人也叫百工，“百”是一个虚数，意指各行各业。学界对传统手艺人分三类，一是民间杂耍艺人，二是各种工艺品的制作者，三是制作修补生产生活用品的手艺人。有时候一种行当也分几种，比如对付烂锅裂盆，就分焗、补、钉、糊几种，无论是哪一种，都属技术活之列。

常言说，“千金在手，不如一技傍身”，“天荒三年，饿不死手艺人”，“编席窝簋，养活几口”……话虽这么说，可历朝历代，从古至今，很少有靠手艺富起来的。我的家乡因为是一个古镇，由于历史悠久，各种各业应有尽有，什么打绳的、打袜子的、弹花的、编筐窝簋的，裁缝、扎彩匠，漆匠、石匠、铁匠、剃头匠、泥水匠、木匠、银匠……全有，虽称不上百工之乡，但在自然经济时期，也能自给自足。光我的四邻中，就有皮匠多户，屠夫多户，制腊匠多户，各种异味终日弥漫在空气里，谁家有亲戚来串门，人还没走到地方，手就捂在了鼻子上。除了这几户爱放臭味的人家，四邻中还有剃头匠和算卦、吹喇叭的，如果写小说也算是技艺，我们家也是地道的匠人之家。也就是说，镇上几乎达到了无匠不成家的地步，原因就是人多地少，不学门手艺，光靠二分薄地，填不饱肚子，可

尽管如此，还是挡不住日子的捉襟见肘。记得小时候，父亲一年才挣四百多块钱的稿费，没有买菜钱，白面又不够吃，万般无奈，母亲只能用“秋”补给，在馍馍里、面条里掺上一半多的杂粮，勉强勉强将日子凑合到来年麦收。

父亲去世后，我也算承了父业，当了一名地道的码字匠，从匠人的女儿变成匠人，更加深知手艺人的甘苦。日夜不敢停歇地写，一个月的稿费才二千元左右。二千块钱在这个物价飞涨的时代，能买什么呢？如果不是父亲生前留下的薄产，我可能还要回到一年四季吃不起菜的时代。不想就在我黯然之时，在网上看到网络作家收入排行榜：最高年收入竟达五千万！吓得我目瞪口呆，这才知道，手艺也并非只有穷技，富技也是有的，只是我没有走对路而已！

## 灯

■樊琰琰



女作家三毛说，这辈子她等于是嫁给了一盏灯，灯可以陪你到生命的最后，而相爱的人却未必能。有时候，铮铮誓言未必有身边的一盏灯来得忠诚和持久。

等人是极其消磨耐心的事情，常人难免坐立不安，心急火燎，甚至拂袖而去了。宋代的赵师秀却说：“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”。你看，只是因为一盏灯的缘故，这恼人的深夜等待立即变得闲适、优美起来。

十年后，再读学长大学时期写下的诗句：“当我们指着/亲人的坟墓/和爱人的小屋说：看，那就是故乡”，依然会忍不住热泪盈眶。这句话已读了十年，温暖我们内心的仍是爱人的窗前等待的烛光，它彻夜不息，指引归途。

二十几年前，在豫东农村，元宵节的前后几日，村子里的孩子们都会不约而同于晚饭后齐聚村子中央的大槐树下。每个孩子都手提一盏小小的椭圆形的竹制灯笼，如一只只萤火虫在月色与雾气中匆匆而来，整个灰色的村落因为这许多“萤火虫”的缘故一下子变得热闹、生动起来。许多年以后的今天，我依然能够清晰地记得小伙伴们通红脸蛋上那明亮明亮的清鼻涕。

我家姐弟三人，是靠了父母的勤俭持家才有今天的景况的。母亲是要强的女人，总是竭尽全力要让自己的孩子吃得比别家孩子好，穿得比别家孩子暖。在物资相对紧张的上

个世纪八十年代，姐弟几人的衣服中，除少数几件外出的新衣是父亲出差买来的，其余大多是由母亲亲手缝制的。而且大孩子穿过的衣服一律舍不得丢弃，都要改一改让更小一些的孩子穿。我常常于一觉醒来时看到母亲在台灯下缝衣服，那场景让我幼小的心灵格外安然，在缝纫机“嗒嗒嗒嗒”的声响中我重又沉沉睡去。第二天醒来时往往就能看到制作工整的新衣服。现在，我常常在回去看望母亲时一遍一遍地问自己，那个灯光下美丽年轻的背影，是在什么时候就变得苍老佝偻了呢？

我的祖父在晚年时常常对我说起，他说：“人就是一盏灯，灯里的油燃尽了，人也就该走了。”每每说起这些话，他的眼睛总是看向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我总疑心他看到了我无法看到的景象。彼时，我尚不能够明白这话里的留恋与无奈，只觉得内心甚是恐慌，总会立即站起来，把煤油灯灌得满满的。祖父生病的两年里，我常常因为要把煤油灯灌得尽可能满而弄得满手满脸都是油渍，惹得母亲训斥。祖父去世的当天夜里，我终于看到了祖父的那盏灯，小小的清油灯，在黑色棺槨前闪耀淡黄色的微弱光芒。我带着长长的孝帽彻夜跪坐在祖母的身边为祖父守灵，我久久凝视那盏灯，想着祖父说过的话，只觉得心脏微微发疼，泪流满面却无法哭出声来。三天以后，那盏灯就灭了，祖父也永远地走了。而今，我终于能够领会我睿智淳朴的祖父想要告诉我什么，他对生命历程的解读是多么精辟！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放在上帝面前的一盏灯！

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盏灯，它有时是温暖的，有时是无奈的，有时是优美而富有诗意的，还有时候它是忧伤却充满哲理的。在很深的夜里，当你百无聊赖时，当你失意迷茫困顿疲乏时，当你处在无法与他人诉说的荒凉自处中觉得生活无以为继时，请拿出这盏灯，看看自己来时的路，然后，找到自己……



## 冬天，借一朵雪花取暖

■李艳春

一

围场。雪花轻舞  
飞驰的骏马 载着笑声  
踏过 枯黄的草  
轻轻踏过

此刻 我斜倚着栏杆  
不为归人 且醉一杯  
冬阳

二

橘子很红  
老人把太阳  
摆放在路边  
风凛冽着

一朵雪花 悄落  
为老人解闷

## 冬 韵

■梁彩仙

冬天  
一个古老的童谣  
北风是劲吹的战歌  
炊烟是暖暖的长韵  
静谧的村庄  
偶尔有一声狗叫  
广袤的田野  
被寒冷包裹  
墙角的梅花  
苍虬着枝干  
舞动千年的热情  
斩开冬天厚厚的冰壳  
成就一首  
沁人心脾的诗句

## 冬 语

■赵佩佩

冬  
漫卷了所有的色彩  
被冷雨打落的黄叶  
显得那么黯淡  
此时的世间  
极其安静  
静静地享受这片刻时光的清宁  
静静而惬意  
仿佛自己就变成了那只翩翩的蝴蝶  
振翅飞舞  
只为寻得生活的香

冷意来袭  
当疲惫的影子再次徘徊在岁月的路口  
似乎听见寒凉的气息中有略带忧虑的叹息  
这个季节  
最是心生意境  
也最是令人怀念  
于是  
我把冬天当成最能释放的场地

## 由王昆收王二妮为徒所想到的

■张天兴

我国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王昆老师离我们而去了。王昆是新中国第一代歌唱家，是中国民族声乐的开拓者，是现代和当代中国民族声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。王昆出生在河北省唐县南关村，12岁参加县妇救会，19岁进入延安鲁艺工作团，开始主演歌剧《白毛女》中“喜儿”一角，一生演唱过百余首抗日救亡歌曲，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歌曲。她以毕生之力，始终在为中国文艺的发展和进步而忙碌，恩泽惠及众人，尤其是王昆和王二妮结下的师生奇缘，更是在中国乐坛传为佳话。

王昆一生中发掘培养了众多优秀的歌唱演员，如朱明瑛、成方圆、程琳、郑绪岚、谭晶、李丹阳、郭蓉、郭峰、李玲玉、陈俊华、王月等不同时代的乐坛明星。2010年，85岁高龄的王昆以满腔的热情把陕北的农村姑娘王二妮收在门下。王二妮2007年参加《星光大道》比赛，尽管她音色清丽，演唱得体，可就是无缘拿到名次。王昆老师慧眼识才，看中了这个毫

无背景、演唱不加雕琢，却极具“喜儿”特质的女孩。王昆认为王二妮的演唱很有特点和味道，多次单独指导王二妮演唱，王昆还将一根红头绳和一件土布褂子作为礼物送给王二妮，希望她能有机会演“喜儿”，同时寄语王二妮在演唱道路上要保留原汁原味。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，王二妮潜心学习，终于担当起了复排《白毛女》剧中“喜儿”这一重要角色，并最终得到观众的认可。

王二妮能成为王昆的弟子，除了大家热议的民歌情结、陕北情结外，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歌剧《白毛女》情结，往深处说是王昆骨子里的农民情结和爱情情结。王昆在《白毛女》这部经典的歌剧中，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，众多的弟子虽然都成就极大，但要发掘和培养一位更年轻的演好“喜儿”的歌剧演员，是王昆晚年最大的夙愿。机缘巧合，在《星光大道》的舞台上，王昆看到王二妮的表演，禁不住眼前一亮，感觉到王二妮是一块未经

雕琢的璞玉，经过调教，一定能胜任“喜儿”这个角色，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王二妮这个淳朴的、出身农家的陕北姑娘。当然，王二妮是很棒的，她没让老师失望，也没让全国的观众失望，演好了歌剧《白毛女》中“喜儿”这一重要角色。

我为王二妮庆幸，一个操着乡音的农家姑娘，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能遇到王昆这样一位大师是一生之大幸；我也为王昆老师庆幸，王昆能在晚年得到王二妮这样一个与自己风格相似、性格相投的好弟子，而且实现了发掘和培养一位演好“喜儿”的歌剧演员这一最后的夙愿，何尝不也是一件天大的幸事呀。

王昆老师89岁，王二妮29岁，两人相差整整60岁！60年在中国是一个甲子轮回，是缘分还是天意？王二妮似乎是老天送给王昆老师晚年的礼物。

王昆老师走了，我觉得王昆老师是含着微笑走的。